

当代苏联
文学丛书



草莓花开

J51245
C894



当代苏联
文学丛书

草莓花开

青年生活中篇小说集 /

陕西人民出版社

8808979

当代苏联文学丛书

草 莓 花 开

〔苏〕楚可夫斯基 等著

查 意 悌 等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汉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625 插页5 字数340千字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00

统一书号：10094·572 定价：2.35元

序



言

小说集《草莓花开》收入反映苏联当代青年劳动、生活、友谊、爱情以及他们精神面貌的四个中篇。

在五十年代我们曾为卓娅、舒拉、马特洛索夫的英雄事迹所激励，所鼓舞，也为青年英雄们的壮烈牺牲而感泣。六十年代苏联的战争题材小说展现了一个新天地，不少作家着重塑造战争中普通的苏维埃人形象，反映他们在寻常经历中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开掘他们美好的心灵。楚科夫斯基的中篇小说《草莓花开》发表于1964年，是六十年代苏联战争题材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作者笔下的这些青年主人公都是普通的年轻人，他们有着凡人的喜怒哀乐、他们喜爱阳光、森林、鸟儿的啼鸣、野花的绚丽。他们热爱生活和生命。作家没有描述他们与德国法西斯面对面的殊死搏斗，而是通过一幅幅战争时期常见的生活场景揭示了他们美好崇高的精神世界。他们为了保卫祖国的神圣土地，为了挽救战友的生命，在生死关头视死如归，不惜献出自

已年轻的生命。故事的结局慷慨壮烈，却不哀伤低沉。这也是这篇小说的一个特点，它不强调战争的创伤，不渲染战争的残酷和苦难。作家笔调清新优美，有浓郁的抒情意味。漫山遍野洁白的草莓花象征着英雄的浩气长存，给作品增添了浪漫主义的色彩。

苏联当代著名的青少年文学作家利哈诺夫曾说过：“我们的时代是有英雄的”，“在我们当代的青少年文学中仍然有保尔和铁木儿。”季托夫的中篇小说《死神奈我何……》写的就是苏联当代的保尔·柯察金。季托夫在写这篇小说的时候还不是一位成熟的作家，从艺术性的角度看，作品不无微疵；然而小说中震撼读者心灵的是主人公那种无与伦比的内在精神力量，这力量激励人们藐视一切困难乃至死亡，催人奋发向上。作品还贵在真：真实的故事、真挚的爱情和友谊、真率的心声、真诚质朴的文学语言。无怪乎苏联老一代的名作家、《真正的人》的作者波列伏依怀着难以遏制的激情赞誉这位年轻的作家和他的作品（见附录）；无怪乎小说一问世就引起强烈反响，受到读者热烈欢迎。作品之获得乌克兰奥斯特洛夫共青团奖是完全当之无愧的。

苏联负有盛名的少年儿童文学女作家普里列扎耶娃一生始终不渝地以培育青少年一代为己任。在

中篇小说《旬日之间》中，作家塑造了一个在逆境中搏击奋进的青年人形象。主人公安东并不是什么英雄人物，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学九年级学生。生活给这个孩子带来了很大的磨难。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他曾有过怀疑、彷徨、动摇，但最后终于确立了坚定正确的人生目标，一往无前地向这个目标走去。作者曾任过多年中学教师，十分熟悉青年人成长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因此主人公的形象写来亲切真实。作家的创作态度极其鲜明：一个少年儿童文学家首先应该是一个教育者。她对青少年一代怀着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在自己的作品中为青年读者提供效法的榜样。这篇小说于1979年发表在《青春》文学月刊上，第二年出了单行本，并推荐为中学生课外文艺读物。这个作品涉及的社会生活面比较广，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苏联城市和农村的某些现实情况，各阶层人们的日常生活状况、精神世界以及苏联社会的一些人情世态。

卡扎科夫是一位具有独特艺术个性的著名作家。他的小说不以曲折奇谲、起伏跌宕的情节取胜，而以精巧细致的人物心理刻画、明丽如画的大自然景色描绘和诗一般的抒情韵味见长。他的作品自有一种素朴淡雅的美。初恋这一人所熟知并被不少作家写滥了的主题，在中篇小说《蔚蓝的和湖绿的》



序言..... 查意楞 (1)

旬日之间..... 玛·普里列扎耶娃 (1)

草莓花开..... 尼·楚科夫斯基(165)

死神奈我何..... 弗·季托夫 (231)

蔚蓝的和湖绿的..... 尤·卡扎科夫(380)

附录 1：最富有的人..... 鲍·波列伏依(418)

附录 2：作者简介..... 查意楞(427)



旬日之间

那座礼堂十分宽敞，异常豁亮。墙壁、天花板和讲台一色纯白，透出一股凛冽的寒气。有一面墙全部是玻璃镶嵌的，透过这墙望出去是辽阔的田野，田野尽头的极目处衬着一片黑黝黝的针叶树林。

明亮的蓝天映在玻璃墙上，那耀眼的蓝色显得格外瘆人。碧空辉映，礼堂一色纯白，音乐声轻轻缭绕……

灵柩里父亲那张脸白得古怪，眼窝深陷，显得非常陌生，看了叫人害怕。他的双唇毫无生气地紧闭着。僵硬的眉宇间呈现出肃穆安详的神情。难道父亲真的不在了？怎么不在呢？他不是在这儿嘛。不，这不是他，是另一个人。不存在了？眼睛看不见了？没有知觉了？这就是死亡？

克拉索维茨基在讲话。爸爸，他说的什么，你反正听不见了，也就无所谓了。你不知道，今天是九月十五日，可外面依然是夏日的天空，不

过你反正看不见了，也就无所谓了。……

“永别了，同志！”克拉索维茨基说道。“你是个心地纯洁，毫无私心的人。你把你的整个心灵都献给了事业。你具有独特的才华……才四十三岁你就与世长辞！你留下了多少未竟的事业！”

克拉索维茨基讲完后，又有一个人致辞赞扬父亲的无私和天才，可是父亲已经听不见了。参加丧礼的人寥寥无几，仪式很快就结束了。

由于人少，礼堂显得额外空旷、寒冷。这座礼堂高大敞亮。灵柩就停放在礼堂正中央的台子上。隔壁那间大厅里还有几副灵柩在依次等着。

“向遗体告别吧，”火葬场的女工作人员手里拿着锤子和钉子说。

音乐声在礼堂上空轻轻回荡。

克拉索维茨基挽起安东的胳膊说：

“告别吧。”

安东走到台上，笨拙地扶着棺木俯身吻了吻爸爸的前额。一股瘆人的寒气透过他的全身。

妈妈哭着扑倒在父亲胸前。旁边的人把她搀扶起来，挽住她的胳膊。妈妈不停地使劲摇头。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前不久他还是活生生的，突然间……”

只听得响起了咚咚的锤声，把钉子实实在在地砸进棺材盖。棺材慢慢地往下降落……洞口的小门缓缓地闭上了。

乐队奏起昂扬的进行曲，赞颂死者的生平。

二

“他生前自甘寂寞，这简直成了他的罪过。你不明白吗？他对不起他自己，对不起我们母子俩。他总是缩在别人身后，总是靠边站，受别人排挤。别人有声望，有荣誉，有钱，可他呢……哪怕是发发牢骚，骂骂人，生气，造反也好啊，可他偏不。说起来，他……生前，他……生前……”

“别这样，”雅科夫·叶菲莫维奇低声劝阻她。

妈妈说话的嗓门很大，速度很快，哭红了的两眼眯缝着，仿佛要看清别人未能看到的什么东西。安东还是第一次看到妈妈这样激动，这样喧嚷。她一口气喝了半杯伏特加酒，接着又不停地说呀说，有时还打着手势高声喊叫。

爸爸生前，赶上他有什么心事，觉得不痛快的时候，偶尔也要喝上两三杯，喝完就怪不好意思地躲到三合板隔扇后面他那个小天地里去。遇到这种情况妈妈就会发脾气，捶桌子。她向来不喝酒，今天可以说是头一回。

“为什么别人能获得成功，而他就不行？你们不是说他挺有才华吗？”她寻衅找碴似的问道。

后来她不作声了，她想起三天以前她丈夫维塔利·安德烈耶维奇还抽着烟不声不响地在这间屋子里踱来踱去，沉浸在他那永远实现不了的幻想之中，现在大家聚集在席上，是来参加他的丧宴，是来悼念他的，于是她平静下来，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

“是我毁了他。”

“您都胡说些什么呀，我亲爱的朋友，”克拉索维茨基温婉地反驳道。

他积极组织了这次葬礼，尽了同事的义务和社会工作的职责，他对此感到满意。在这儿，他也象在火葬场礼堂里那样，第一个致了悼词；现在他一边津津有味地又吃又喝，一边暗自思忖：“维塔利怪可怜的，那么早就倒下了，他也确实是默默无闻，可是‘自甘寂寞是他的罪过’这话是什么意思？她是指什么而言？算了，不必在意。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旬 “你是一个真正的人，维塔利……”

日 “要是是什么毁了他，塔季扬娜·维克托罗夫娜，”
雅科夫·叶菲莫维奇对安东的母亲说，“要是是什么毁了他……”

他点头指了指挂在桌子对面一个木框架里的画。屋里的几面墙壁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油画、素描、速写，这副画在其中显得很醒目。

画面上是一片繁花似锦的草地。这样的草地，这么多欣欣向荣、大放异彩的花朵，安东在现实生活中从来没见过！草地上空飘浮着一朵奇异的白云，形状象一只忧伤的飞鸟。东升的旭日光华四射。画面的另一边有一个笨重的东西开进草地，张开它那钢铁的刀口，于是一大片被切断的花草象一排色彩缤纷的巨浪颓然倒下了。

“这副画我以前也看到过，可为什么现在才对这片绚丽的草地感到惋惜呢？”安东惶惑地想道。

无聊。多愁善感。

他们九年级那帮大高个小伙子(他安东身高一米六六,而他们几乎全都比他高出好几公分)最瞧不起多愁善感的情绪。你痛惜草地被毁吗?那奶牛要不要喂养?牛奶你爱不爱喝?

可是父亲究竟想用这幅画来说明什么呢?

“这是割草的场面。是维塔利眼中的割草场面,可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要求我们大家对现代化的农业加以关注,加以宣传,加以美化呀!!”克拉索维茨基耸了耸肩膀说。

“这跟割草没有关系,”雅科夫·叶菲莫维奇反驳道。“割草场面只是用来说明问题的一种象征罢了。大自然是美好的,可机器是无情的,这就是他要说明的问题。人是珍惜大自然的。不要使美遭到毁灭,要保护它,这就是维塔利这幅立意新奇,颇有才气的画所要说明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在他生前有人对他提到过没有?”

“‘才华’这个字眼可不是对谁都能随便乱用的,”克拉索维茨基不满地嘟哝说。

“要承认某人有才,我们可是苛刻到了亏心的地步……我不是指对自己苛求,对自己我们从来都是念念不忘的。要说是什么东西葬送了维塔利,那就是我们的沉默,”雅科夫·叶菲莫维奇又接着刚才的话头说。

以前安东不知道雅科夫。父亲在世时也许谈到过他,不过安东当时没往心里记。现在他喜欢雅科夫·叶菲莫维奇。不仅因为刚才他为父亲的画辩护。他身材修长、清瘦,两肩窄窄的,一头浓密的黑发,清瘦的脸上带着动人

而又略显忧伤的笑容，这些都叫安东喜欢。

“我们的沉默葬送了维塔利……”雅科夫·叶菲莫维奇执拗地又说了一遍。

“废话！”克拉索维茨基发火了。“假如人们仅仅因为受一次挫折就一个个中风而死，那美术家协会足有一半人早就进了墓地。”

“你们在说什么？谈什么问题？”妈妈十分激动地问。

“陈年老帐就不必翻了吧，”克拉索维茨基和好地、同时又忐忑不安地说。

“要翻。你说这幅画不好？”雅科夫·叶菲莫维奇又点头指了指那幅画。

“画是不错，不过这里边现实主义和某些莫名其妙，标新立异的玩意儿全搅和在一起了。反正在讨论的时候许多人都提出这个意见。人家可不可以提自己的意见？我没有权利做一个现实主义画家？不怕我们那些个形形色色的现代派、革新派的议论讥笑，做一个纯正的现实主义艺术家？”克拉索维茨基慷慨激昂地叫道。“画那些红罂粟干什么？你见过咱们的草地上长着红罂粟没有？这叫什么？是法国流派吗？那台没有人驾驶的机器又是什么玩意儿？这是在搞折中调和，思想性不明确。”

“在咱们这儿，但凡某个作品稍有点独特的新意，马上就有人挑它的毛病，说什么思想性不明确，”雅科夫·叶菲莫维奇讥消地撇了撇嘴说。“展品评选委员会最后一次选画的时候，根本没叫诺沃捷耶夫拿他那幅《草地》来

看看。你们这些‘现实主义艺术家’就是这样品评他的作品……”

“瞎，雅科夫，我们这些‘现实主义艺术家’可是公开宣布过这幅画在艺术上够水平啊。”

“对一幅画，仅仅说它艺术上够水平，别的什么也不谈，那无异是断送了它！”

“唉，雅科夫呀雅科夫！可你当初为什么不开尊口呢？你本该为他争辩一番，指出他的绘画特色嘛。”

“我不是展品评选委员会的委员，何况我一向和领导同志之间距离太远。不过，当然罗，我本来是可以，也应该为他争一争，提出我的论据来的。我不是在这儿为自己辩解。我没有干预这件事，很不应该。我只顾为自己操心，不管别人的事，甚至在一个同志处境很困难的情况下也不闻不问，”雅科夫·叶菲莫维奇非常激动地说。

克拉索维茨基又给自己斟了一杯酒，妈妈皱着眉头忿恨地一言不发。安东暗自想道：“这么说，在父亲的棺材旁边称他为天才的那些人，说的都是假话？莫非他确实是个毫无才气的人？可是那片缀满鲜花的草地画得多美啊！为什么看着那片草地心里会那么忧伤呢？雅科夫·叶菲莫维奇说得对，父亲生前一直为表现美而斗争。父亲是个性情忧郁的人。那片象只白鸟的云朵蕴含着爸爸的哀伤。假如当初他备受称赞颂扬，被委派出国，假如他在世时大家说他有天才，他会怎么样？他一定会买回来许多糖果和香槟酒，大伙会欢庆整整一晚上，而且第二天，甚至每天都要庆祝一番。爸爸难得有欢笑的时候……”

“是啊，诺沃捷耶夫生前受到赞扬推崇的机会不多，”克拉索维茨基同情地说。

“仅仅是不多吗？！”雅科夫·叶菲莫维奇忿忿地说。“问题恰恰在于他长期以来遭到的失败和不应有的待遇太多了。就拿这幅草地来说……这张画毁了他。”

“雅科夫，没有的事咱们还是不说为好。医院的死亡证明你是知道的，还有您，塔季扬娜·维克托罗夫娜，不也知道嘛。他中风后又不肯卧床，硬挺着。后来总算去医务所看病了，人家当时就把他转到了医院。经过近一昼夜的抢救，他终于还是死了。雅科夫，对于他的死，你为什么凭白无故地怪罪某个人或某件事呢？好端端的人死于中风的难道还少吗？难道有谁能准确无误地断定他的死因吗？难道说……”

“对不起，我该走了。”雅科夫·叶菲莫维奇站起来告辞。

他吻了吻塔季扬娜·维克托罗夫娜的手，对安东低声地嘱咐了一句：“要坚强啊！”

克拉索维茨基又陪这失去了亲人的母子俩呆了一会儿，分担他们的孤寂凄凉。

三

象往常一样，清早闹钟一响，安东就醒来了，可是今天他没有立即起床做早操、练哑铃……

妈妈不声不响地准备上班。她上班时间是九点，只需穿过一条胡同，经过一个街心花园，就到单位。安东第一节课是八点半，所以通常他出门比妈妈早。

他家住的那幢大楼原先座落在过去贵族人家居住的一

栋栋木结构的小住宅当中，这些独门独户的住宅过去都有一个舒适的小院子，院里长着丁香丛和槐树。相形之下，那座红砖楼房就象一个粗壮笨重的生意人；每个楼层都很高，窗户上边砌着砖檐，各个部分都显得坚固、沉重。为了便于日后妥善安排这个地区的建设，旧日的单独住宅已全部拆除，而那座红砖楼房大概是由于它的坚固吧，一直保留到如今。但是各个小院宅的围墙全已拆掉，剩下一个杂乱无章、荒芜寥落的大院子，有的地方长出了杂草，这里那里长着几株老楸树和槭树，楼房周围有几丛劫后残存下来的丁香。总之，这一切都是上一个世纪在市中心遗留下来的陈迹，来日已经不多了。看到这些景象，安东的父亲总是长吁短叹，他不是哀叹已经逝去的那个旧世纪，而是惋惜莫斯科昔日的风貌已经荡然无存了。

最近一年里在离他们那幢楼稍远一些的地方盖起了一座座漂亮的高层楼房。用的是浅色的砖，看上去赏心悦目，窗户和敞廊都很宽阔。安东看着这些楼房感到新奇、欣喜；父亲总算看得下去，其中有几幢他还挺喜欢。矗立在市郊和市中心某些地段的高层塔楼，他名之为“石林”。

“你这个因循守旧的人呀，将来少不了要挨批……”妈妈嘟嘟囔囔。

“批我又怎么样？”

“唉，我的可怜的艺术家的呀！”

葬礼过后那一夜安东睡得很熟，可是一早醒来感到郁悒之极，胸口仿佛压着块大石头。爸爸不在了。不在了——这意味着什么？什么是死亡？不复存在的涵义究竟是